

29045



16364



重修洛陽縣志卷之十四

藝文之二

記一

唐

洛陽宮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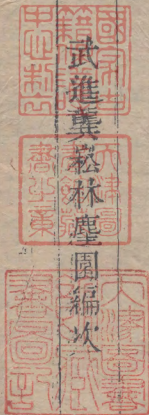
胡交修

禹因山川分畫九州大河之南厥土為豫考極相方實處
 天下之中風雨所會陰陽所和而冲氣鍾焉其川河洛圖
 書之淵珍符是興其鎮高高孕秀生賢神靈是宅其浸灑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一

澗伊水之利環流灌溉壤沃物豐其地廣衍平夷洞達萬
 方輻輳朝覲貢賦道里均焉奠位宅中茲實帝王之居也
 高祖太宗肇造區夏據秦百二之勢襲漢累世之基定都
 長安以隆上京惟是洛宅雖不獲奉萬乘之駕建諸夏之
 本而文皇帝顧瞻歷覽眷此舊邦肇新東都作對咸秦乃
 以貞觀六年名洛陽宮凡體國之制仰模太紫擬象河漢
 者雖因隋之舊逮夫一新號名昭揭于兩觀之上則觚稜
 金爵壁門鳳闕焜耀改觀益隆唐家興王之氣矣太宗以
 神武英偉之姿一加眇昧榮名所被在物咸飭使巍巍



宮復取重於當世豈不遑哉開元之隆變興時巡詔命儒臣宋璟馬惟白等博彙群書於乾元殿又卽明福門外置集賢書院置學士員較讎其間而藏書之富殆與長安大明宮集賢書院等不其盛歟臣幸預翰墨紀事迹本末載於文字臣之職也竊惟周家興於岐邠武王宅都於鎬至成王乃命周召相基定卜於茲新邑宣王中興大會諸侯纂承文武師徒狩獵詩人詠歌則洛陽於周爲四方朝貢之地也尚矣太宗乃克大倣古以不廢冠衛之迹用宏茲實光于中土克紹上帝匹休成周嗚呼盛哉若夫城隅廣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二

陋之度宮廷考室之制皆不足書書是宮有合先王之制者以詔後世云

河南府倉曹叅軍廳壁記

梁 肅

倉曹掾祿秩位次載於甲令在漢魏間與叅軍事其職各異五府州及郡皆有其官北齊天保中又授叅軍以繫官曹之號蓋取夫以支吏而叅武事隋由之國家亦因之河南府領二十六縣爲主東郡環地千里邦畿之內征賦之入凡蓄聚之物皆於其司一都之移用郡吏之稍食又出焉故其務殷其事積比他曹爲劇居之者不勤則廢不廉

則敗不明則耗斃乾沒之患生其職或擢居南宮及御史府故有司常綜其名實考其功緒然後授之伊陽張君閱鄭李君今並爲其官李以貞固稱張用文敏著予謂命官之職事與二掾之才美不可以不紀遂直筆書之其兩曹位次與前後名氏端如貫珠列于記之左右

河南府叅軍壁記

同上

文與武邦之大司叅以彌綸而果於折中軍以厲禁而闕其暴茂彌綸之謂文厲禁之謂武居一稱而兼二義叅軍司馬漢車騎將軍張溫行司空專征關右始徵幽州刺史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三

陶謙叅軍事由是上將之府以爲常儀魏驃騎將軍石苞鎮揚州晉文王命孫楚叅苞軍事實主降禮始於孫石時方用武則軍師之謀主天下又安則府公之屬吏蓋因府郡之長使持節領諸軍故雖列曹悉以叅軍爲號若以漢晉儔於聖代郡國比於神州則理亂不侔而小大相妨矣叅軍自國朝以來躋盛位者數十人遠則僕射常公師保中朝今則中丞蔣公澄清東夏用賢而衣冠焯叙踵武而聲度相隣選部所以較卿佐之材舉公侯之貴慎署斯職而要其德藝傳所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處下僚而

無咎悔從吏道而獲安閒差池鷓鷯之間宴息風雲之外
矣京兆常昱門高器全其文也若英敷華其武也長劍淬
錐朗玉調律鷲禽乘秋服楚傅之訓誠傳漢相之經術每
從容府中或有異政雖不吾以必預咨謀如川夾防如竹
迎刃夫然則貴與壽功與名非斯人而誰獲君子之所貴
者名位不失其人聲聞不忘於後故蒐錄官族第其遷授
俾將來俊茂有所觀焉時天寶九載九月十三日

修香山寺記

白居易

洛都四野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寺觀遊之勝香山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四

首焉香山之壤久矣樓臺騫崩佛寺暴露士君子惜之子
亦惜之佛弟子耻之子亦耻之頃予爲太子賓客分司東
都時性好閒遊靈跡勝槩靡不周覽每至茲寺慨然有完
葺之願焉迨今七八年幸爲山水主是償初心復始願之
秋也似有緣會果成就之噫子早與故相國元公微之定
交於生死之間冥心於因果之際去年秋微之將薨以墓
誌文見託旣而元氏之老壯其臧獲輿馬綾帛泊銀鞍玉
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來致於子子念平生
分文不當辭贄不當納自秦抵洛往返再三迄不得已乃

廻施茲寺因請悲知僧清閒主張之命謹幹將
之始自寺前亭一所登寺橋一所連橋廊七間次
一所連樓廊六間次東佛龕大屋十一間次南賓院堂一
所大小屋共七間凡支壞補袂壘墮覆漏朽墁之功必
藉聖之節必良雖一日必葺越三月而就譬如長者壞宅
營修導師化城於是龕像無燥濕墜泐之危寺僧有經行
冥坐之安遊者得息肩觀者得寓目關塞之氣色龍潭之
景象香山之泉石石樓之風月與往來者耳目一時而款
士君子佛弟子豁然如釋臧刷耻之爲清閒上人與予及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五

微之皆夙舊也交情願力盡得知之感往念來歡且贊曰
凡此利益皆名功德而是功德應歸微之必有以滅宿殃
薦冥福也予應曰嗚呼乘此功德安知他劫不與微之結
後緣於茲土乎因此行願安知他生不與微之復同遊於
茲寺乎言及於斯漣然涕下唐太和六年八月一日河南
尹太原白居易記

香山新修經藏堂記

同上

先是樂天發願修香山寺既就

事具前記

迨今八年寺有佛

像行僧徒而無經典寂寥精舍不聞法音三寶闕一我願

未備乃於諸寺藏外雜散經中得遺編墜軸者數百卷祇以開元經錄按校之於是絕者續之亡者補之稽諸藏目名數乃足合新舊大小乘經律論集凡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護焉寺西北隅有隙屋三間土木將壞乃增修改飾爲經藏堂堂東西間闢四窓置六藏藏二門啓

世不壞出納有籍堂中間置高廣佛座一座上列金色像五百像後設西方極樂世界圖一菩薩影二環座懸大幡二十有四榻席中几泊供養之器咸具焉合爲道場簡儉嚴淨開成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堂成藏成道場成以香火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六

爨之以飲食樂之以管磬歌舞供養之與閒振源濟釗操洲暢八長老及比丘衆百二十人圍繞贊嘆之又別募清淨七人日日供齋粥給香燭十二部經次第諷讀俾夫經梵之音晝夜相續洋洋乎盈耳哉忻忻乎滿願哉爾時道場主佛弟子香山居士樂天欲使浮圖之徒遊者歸依居者護持故刻石以記之

日如信大師功德幢記

同上

粵有唐東都臨壇開法大師長慶四年二月十三日終于聖善寺華嚴院春秋七十有五夏臘五十二是月三十二

日移窆于龍門山之南岡寶歷元年某月某日遷塋于奉先寺附其先師塔廟穴之上不封不樹不廟不碑不勞人不傷財唯立佛頂尊勝陀羅尼一幢高若干尺圍若干尺六隅七層上覆下承佛儀在上經咒在中記讚在下皆師所囑累而門人奉遺志也師姓康號如信襄城人始成童授蓮華經於釋巖既具戒學四分律於釋晤後傳六祖心要於本院先師爭心名楞伽俱舍百法經根論披閱罔不通焉繇是禪與律交脩定與慧相養蓄爲道粹揭爲僧毫自建中訖長慶凡九遷大寺居十輔大德位蒞法會主僧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七

盟者二十二年勤宣佛命卒復祖業若貴賤若賢愚若中小大乘人遊我門繞我座禮我足如羽附鳳如水會海於戲非夫動爲儀言爲法心爲道場者則安能使化緣法衆悅隨欣戴一至於耶同學大德繼居大院者曰智如弟子上首者曰嚴隱暨歸靖藏周常貴懷嵩圓恕圓昭貞操等若干人聚謀幢事琢刻旣成將師治命請蘓州刺史白居易爲記記旣訖因書二四句偈以讚云

師之度世以定以慧爲醫藥師救療一切師之闡維不塔不祠作功德幢與衆共之

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

同上

白氏洛中集者樂天在洛所著書也太和三年春樂天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及茲十有二年矣其間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合爲十卷今納于龍門香山寺經藏堂夫以狂簡斐然之文而歸依支提法寶藏者於意何我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狂言綺語之過轉爲將來世世讚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也上方三世諸佛應知噫經堂未滅記石未泯之間乘此願力安知我他生不復游是寺復觀斯文得宿命通省今日事如智大師記靈山於前會羊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八

叔子識金環於後身者歟於戲垂老之年絕筆於此有知我者亦無隱焉大唐開成五年十一月二日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樂天記

太湖石記

同上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元晏先生嗜書稽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我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

所嗜可知之矣公爲司徒保釐河洛治家無珍產奉身
長物惟東城置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慎擇賓客道不
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聚太湖爲甲
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寮吏
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鈎深致遠獻瑰納奇
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
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朽秀出如靈邱鮮雲者有
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
銳劍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跬若動將翔將踴如鬼
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鬪者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噎若
歛雲歎雷疑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烟霽景麗之旦巖壑
澗澗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
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觀縷簇縮盡在
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
用也常與公逼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
乎將胚渾凝結偶然而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
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
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爲公眼中之物

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也將尤物有所歸耶孰不爲公而來耶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之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癸丑日記

河南府同官記

韓愈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嘗與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記

十

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邁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餘慶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宗儒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少連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右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

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趙公去陸渾
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
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
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
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布在史冊顧吏
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
茂于宗事修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荆南厥聞休
顯武志旣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
者以爲五公之始述也同其後進而階大也亦同其稱名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十一

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
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
旣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河東公
爲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
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
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
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
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公在外十四年上
會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先公每維舟
清眺意有所感必悽然遐想屬口伊川常賦詩曰龍門南
岳盡伊原草樹人烟目所存正是北州梨棗熟夢魂秋日
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伊洛之志前守金陵于龍門
得喬處士故居天寶末避地遠遊爲荒榛首陽翠微尚有
薇蕨山陽舊徑唯餘竹木吾乃剪荆莽驅狐狸如立班生
之宅漸成應叟之地又得他州珍木奇石列於庭際平生
素懷於此足矣吾常以爲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貴不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三

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恨至于元祖潛身於柱史柳惠養
德于士師漢代邴曼容官不過六百石終無辱殆逸難及
矣越蠡激文牛以肥遜留侯託黃老以辭世亦其次焉范
睢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
其次也矧吾者刈葵無衛足之智處鴈有不鳴之患雖有
泉石杳無歸期留此林居貽厥後代鬻平泉者非吾子孫
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後爲權
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
梓必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伯愛其所憩

之樹近代薛令君於禁省中見先祖所據之石必泣然流涕汝曹可不慕之唯岸爲谷谷爲陵然後已焉可也

平泉山居草木記

同上

余嘗覽想石泉公家藏藏書曰有園庭草木疏則知先哲所尙必有意焉余二十年間三守吳門一蒞淮服嘉樹芳草性之所耽或致自同人或得于樵客始則盈尺今已豐尋因感學詩者多識草木之名爲騷者必盡蓀荃之美乃記所出山澤庶資博聞木之奇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樹稽山之海棠榿檜剡溪之紅桂厚朴海嶠之香檉木蘭天目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三

之青神鳳集重山之丹桂青颺楊梅曲房之山桂温樹金陵之珠栢欒荆杜鵑茆山之山桃側栢南燭宜春之柳栢紅豆山櫻藍田之粟梨龍栢其水物之美者荷有蘋洲之重臺蓮芙蓉湖之白蓮茅山東溪之芳蓀復有日觀震澤巫嶺羅浮桂水嚴湍廬阜滿澤之石在焉其伊洛名園所有今並不載豈若潘賦閒居稱郁棗之藻麗陶歸衡宇喜松菊之猶存爰列嘉名書之于石已未歲又得番禺之山

茶宛陵之紫丁香會稽之百葉木芙蓉百葉薔薇永嘉之

紫桂簇蝶天台之海石楠桂林之俱那衛台嶺八公之怪

石巫峽之巖湍瑯琊臺之水石布于清渠之側仙人跡鹿跡之石列于佛榻之前是歲又得鍾陵之同心木芙蓉刻中之真紅桂稽山之四時杜鵑相思紫苑貞桐山茗重臺薔薇黃權東陽之牡桂紫石楠九華山藥樹天蓼青瀝黃心椀子朱山龍骨近於庚申歲復得宜春之筆樹楠稚子金荊紅筆密蒙勾栗木其草藥又得山薑碧百合

興唐寺毗沙門天王記

盧宏正

毗沙門天王者佛之臂指也右托吳鉤左持寶塔其旨將以摧群魔護佛事善善惡惡保綏斯人在開元則元宗圖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古

像於旗章在元和則憲皇交神於寔寐佑人濟難皆有陰功自時厥後雖百夫之長必資以指揮十室之邑亦嚴其廟宇戢齊強暴無煩狴牢敏以爲政者必因而振樹之興唐寺僧道契者惠智之人也眇隙地得勝槩肇基厥事始唱而求其和焉前刺史范陽盧公周仁薪骨塗肉以立之後刺史河南渾公銓施丹凝素以完之終而司勳京兆韋公磻揮金致績以美之窺三君子同心構物之道顧斯人之肥瘠豈一朝一夕一手一足之功哉宏正惴惴兢兢大懼三賢相因之績由我或鑿而已余視斯像且未有增一

毫之力視斯人其獲有所施爲耶撫事及政爲之記云時開成三年十二月十五

張僧繇畫僧記

劉長卿

天竺僧畫像者梁直閣將軍張僧繇之真迹也張公繪事之始厥有二僧後屬侯景師至金陵江南喪亂此畫流離散落多歷年所遂遭剖割集作裂分而爲二其一在唐故右常侍陸堅處卽此僧也陸公常嬰篤疾殆將屬纊忽於寢窺此故僧謂公曰我有同侶一人自從離析已百餘年今在洛陽故城東李君家深所寶玩舉世莫知若能爲我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五

求之再得會合當以法力扶助令爾無憂陸公旣寤遽以

集作求訪果如夢中之旨獲見斯人而僧亦俱在乃以俸

錢十萬贖集作購而合焉卽日陸公疾瘳勿藥有喜信知造

思之妙通於神祇識者以爲干將鑊散而復合亦其類

也嗟乎陸公已没子孫不守有姬鬻之於市爲校書郎宋

儋所得開元中儋服藥過度因而喪明其李氏之僧復失

所在惟入夢者歸然獨存儋卒傳故人劉傑傑居之集作隱小

室不求聞達天寶末遭祿山之難避地淮陰與道士魏審

交深相結納無何傑以老卒傳乎審交審交傳楚州刺史

李湯湯傳陸州司馬劉長卿今爲劉氏之寶藏矣

東都龍興寺鎮國般舟道場均上人功德記

穆 貞

按經文我以神力供養不如以身供養上人刺體之血以嚴經像若素爲塗若繪爲綵若寫爲墨凡成就阿彌陀佛一軀觀世音至二善二菩薩各三事經千卷菩薩之行也上人姓王氏東周河南人七歲喪所恃十一喪所怙童蒙孤子無兄弟之親自毀其生用集封樹已而嘆立身揚名無逮既往乃發大宏誓以報罔極大歷五年始居龍興寺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六

鎮國般舟道場爾來足不踰闕者垂三十載其爲業也形不住心夜不息晝外不舍百刻之一中不遷萬化之二勞其形與天健精其志與日新蹈極樂於自之操前後以一月有一旬有九日爲一息者不記百數其願以本尊本以願爲願其病以衆生之病我爲病我生未已我病曷祛我病未祛我願曷已然則大慈大悲之誓竟我願云竟無邊生生之苦盡我病焉盡我生有滅我願與生生俱生我形或勞我心與極樂無極巍巍乎可思豈哉真太夫人河東郡太夫人性合真如業通禪寂嘗謂學者千萬達者

三苟未至於心離有無跡超生滅則苦行爲難爲至誠格
諸天念嚮群望亦見聞聳善遠邇歸心况乎啜啜廻向之
徒聞道甚稀暗相且衆則上人所以持本教濟衆生與夫
禪門諸祖迭爲舟梁可無媿矣又懼夫物之尤者見異於
類行之殊者或疑於常申命小子以紀精苦之能所以題
之於此貞元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前侍御史河南穆員記

宋

重修西京白馬寺記

蘓易簡

東周舊壤西洛名都景氣澄清風物奇秀長原渺渺元龜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七

負書之川平隰依依白馬馱經之地考其由爲中國招提
之始語其要居西一作京繁會之間歷累朝而久鬱禎符

兩

偶昌運而薦陳靈貺不有興葺寧紹德音法天崇道皇帝

端拱北辰垂裳南面步攝提而重張歲紀把鈞陳而再紐

乾綱實異俗於藁街納生民於壽域尙或探元象外訪道

環端恭已虛懷法滙納無爲之化凝神靜想憶靈山授記

之言肖鴻名崇十號之空王卑皇居峻三休之妙觀坐致

華胥之境平登安養之方慈雲遠覆於水天法浪遐滋於

住水東踰漲海揚帆頌貝葉之書西泊流沙刻石記全

之座勤行之能事著矣陰騭之元功大焉一日謂近臣曰
朕嘗探蹟造化窮研載籍視彼河海猶分其先後譬諸水
木尚本其根源觀夫象教斯來真乘下濟誠由彼摩騰竺
法蘭者揚奈園之末緒越葱嶺之修程百千億佛始演其
性宗四十二章初宣其密義則何必伯陽道德止留關令
之家倚相典墳傳自伏生之口而已哉瞻彼維洛靈蹤尚
存未旌勝緣良爲闕典時屬單闕直歲句芒馭辰龍星雖
耀於雩壇鬼魄罕離於畢宿詢于黔首未興雲漢之謠軫
彼皇情已甚桑林之禱命中使以馳驛謁仁祠而致誠憂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志

勤上通靈應如響豈獨商羊鼓舞但聞闕里之言力士沾
濡惟紀開元之代乃命禹新偉構寅奉莊嚴採文石於他
山下瓊材於遠谷離婁騁督繩之妙馮夷掌置臬之司闢
蓮宮而洞開列紺殿而對峙圖八十種之尊相安一大師
之法筵靈骨宛如可驗來儀於竺國金姿穆若猶疑夢現
於漢廷天風高而寶鐸鏘洋晴霞散而雕栱輝赫周之以
繚垣浮柱飭之以法鼓勝幡遠含旬服之風光無殊日域
旁映洛陽之城闕更類天宮時則郊鄔遊客輾轅遺俗或

髮胎背之老或元髻稚齒之童途謠巷歌而謂曰吾自

帝之稽古務本也爲蒼生而祈福致金仙之降靈遂使
與聖教之津將壅而復決經始福田之所已廢而更興未
覩時巡彌堅望幸佇聽建圭立極踰姬公洛食之符檢玉
升中越孝武山呼之瑞以臣生逢堯禹職遜嚴徐自追闡
苑之勝遊粗得楞伽之真趣爰承詔旨命紀歲時雖罄沒
荒蕪欲繼金聲而莫及然勒于琬琰期將火德以彌新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

歐陽修

郡府統理民務調發賦稅稽功會事事無不舉代君理物
政教繫之漢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置部刺史以督察出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九

御史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誠率下奉上李唐酌
用舊典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府刺史專守理所大
鎮觀察旁郡後增置胥吏史以總治諸州繩寬刺善理務
詳焉府之有使院也厥惟尙矣皇朝政教清明制度適中
雖鎮守自古總領委于均輸惟使幕置吏用而不革洛都
天下之儀表提封萬井隸縣十九王事浩穰百倍他邑而
典史之局甚陋不稱彭城相居守之明年若曰政教之廢
興出于官吏之緩猛繫于是義不可忽始謀新之乃度
地於府之西偏斥大其舊居列司存整按牒以圖經久之

制夏某月工徒告成制作雖壯不踰矩官司雖冗執其方君子謂是舉也得爲政之本焉烏有端其本而未不正者哉宜乎書厥旨以示方來且誌歲月也

叢翠亭記

同上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漢都自古常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內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轅轅緱氏以連嵩室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靡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此獨出其嶄巖聳秀拔立諸峯上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三

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卽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絡繹聯亘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崢然止來而向去而背頽崖恠壑若奔若蹲若闔若倚似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壯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旣而欲紀其始造之

歲月因求修辭而刻之云

非非堂記

同上

權衡之稱物動則不能察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鑿物動則不能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爲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近乎詔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詔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如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爲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旣新廳事有文紀于壁又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嚮植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三

叢竹闢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謀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爲名云

東齋記

同上

官署之東有閣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閒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縣署亦埋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戶纔七八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腴則少爭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職者甚簡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暇

游以嬉應之又素病羸宜其有以閒居而平心者也應之
雖病然力自爲學嘗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
故其病咳血然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若古人述
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閎達雄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
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疾之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時
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百草
之物以毒其疾須其瞑眩而後廖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
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樂善
者歟傍有小池竹樹環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言
笑終日不倦而某嘗從應之於此因書於其壁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三

伐樹記

同上

署之東園久弗不治脩至始闢之糞瘠漑枯爲蔬圃十數
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旣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啟
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脉耗陽氣而新
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
其材拳曲臃腫踈輕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
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
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修曰噫今

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爲杏地邪
用勿伐旣而悟且嘆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
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天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
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其時
之可否耶他日客有過修者僕夫曳薪過堂下因指而語
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惟邪夫以無用處無用莊周之貴也
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
具而在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
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五

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
說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旣去修然
其言而記之

戎竹記

同上

洛最多竹樊圃基錯包籜梲筍之贏歲尙十數萬緡坐安
侯利寧肯爲涓川下然其治水庸任上物簡歷茲養率須
謹嚴家必有小齋閒館在虧蔽間賓欲賞輒腰輿以入不
問辟疆恬無恠讓也以是名其俗爲好事壬申之秋人吏
率持鎌斧亡公私誰何且戕且桴不竭不止守郡出令有

敢隱一毫爲私不與公上急病服王官爲慢齒王民爲悖
如是累日地榛園禿下亡有畜色少見於顏間者由是知
其民之急上噫古者伐山林納材葦惟是地物之美必登
王府以經于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土宇廣
斥賦入委壘上益篤儉非有廣居盛園之侈縣官材用顧
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歛取無藝意者營飾像廟過差
乎書有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節用而愛人天子
有司所當朝夕謀慮守官與道不可以忽也推類而廣之
則竹事猶末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畜

養魚記

同上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修竹環繞蔭映
未嘗植物因滂以爲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甃不築全
其自然縱鍾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洋晶乎清明微
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子偃息其上潜形
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
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
童子以爲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
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嚚昏而無識矣

平子觀巨魚枯澗在旁不得其所而羣小魚遊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河南府重脩爭垢院記

同上

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於事佛者往往割脂田沐邑貨布之贏奉祠宇爲莊嚴故浮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高下相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奕棋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南空而不都貴人大賈廢散浮圖之奉養亦衰歲壞月隳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並爲榛蕪者十有八九爭垢院在洛北廢最甚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五

無刻識不知誰氏之爲獨榜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來鎮洛之明年禱雨九龍祠下過之嘆其空洞且呼主藏者給緡錢二十萬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輯焉於是規其廣而小之卽其舊而新之卽舊焉所以速於集工損小焉所以易於完脩易壞補闕三十六間工旣畢宋卿願刻於石以紀夫脩舊起廢由彭城公賜也具誌其復興之歲月云從事歐陽脩遂爲記

明因大師塔記

同上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

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瞻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曷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三

詩之所謂乎詩去今千餘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蕩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至唐基并以興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爲雄亦卒以王旣而晉祖又以正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熟兵關懷軍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旣而聖人出四方戎馬平一日兵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發粟兵

農休息勞苦爲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佞
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死室不土力
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卽死無恨予
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爲之
側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
者志歲月云爾

洛陽牡丹記

同上

花品序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毛

爲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
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衆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已
下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齒然雖
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果天下之
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緋桃一有碧桃二字瑞蓮千葉李紅郁
李之類皆不滅他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
某花某花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
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
多言洛陽居三河間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

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
氣之和者多故獨與他方異予甚以爲不然夫洛陽於周
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崑崙旁
薄之間未必中也又况天地之和氣宜迺被四方上下不
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推於物也亦
宜爲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
也美惡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極美與極惡者皆得於
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與夫癭木臃腫之鍾其惡醜好雖
異而得分氣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圍數十里而諸縣之花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天

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
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
有而爲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爲害者曰
妖語曰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物
之一性也然比夫癭木臃腫者竊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
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
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游嵩山少室緱氏嶺石唐
山紫雲洞旣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感不暇見又明
年以留守推官茂簡解去只見其蚤者是未嘗見其極盛

時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姚黃

魏花

細葉壽安

鞋紅

亦曰青州紅

牛家黃

潛溪緋

左花

獻來紅

葉底紫

鶴翎紅

添色紅

倒暈檀心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完

朱砂紅

九蕊真珠

延州紅

多葉紫

麤葉壽安

丹州紅

蓮花萼

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黃

一瓣紅

玉板白

花釋第二

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姚黃牛黃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粗葉壽安潛溪緋以地著一瓣紅鶴翎紅朱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添色紅九蕊真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萼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

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此花之出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坡其地屬河陽然花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朶半黃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小真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宴淑景亭牛氏獻此花名遂著甘草黃單葉色如甘草洛人善別花見其樹知爲某花云獨姚黃易識其葉嚼之不腥魏家花者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斲以賣魏氏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花初出時人有欲閱者人稅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共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三

後破亡鬻其園今普明寺後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麥花傳民家甚多人有數其葉者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爲王而魏花乃后也韉紅者單葉深紅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紅故張僕射齊賢有第西京賢相坊自青州以馱駝馱其種遂傳洛中其色類腰帶韉故謂之韉紅獻來紅者大多葉淺紅花張僕射罷相居洛陽人有獻此花者因曰獻來紅添色紅者多葉花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深紅此造化之尤巧者鶴翎紅者多葉花其末白而本肉紅如鴻鵠羽色細葉粗葉

壽安者皆千葉肉紅花出壽安縣錦屏山中細葉者尤佳
倒暈檀心者多葉紅花凡花近萼色深至其末漸淺此花
白外深色近萼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此尤可愛一瓣紅
者多葉淺紅花葉杪深紅一點如人以手指擻之九藥真
珠紅者千葉紅花葉上有一白點如珠而葉密蹙其藥爲
九叢一百五者多葉白花洛花以穀雨爲開候而此花常
至一百五日開最先丹州延州花皆千葉紅花不知其至
洛之因蓮花萼者多葉紅花青趺三重如蓮花萼左花者
千葉紫花葉密而齊如截亦謂之平頭紫朱砂紅者多葉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三

紅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門氏子者善接花以爲生買地於
崇德寺前治花圃有此花洛陽豪家尙未有故其名未甚
著花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葉底紫者千葉紫花其色
如墨亦謂之墨紫花在叢中旁必生一大枝引葉覆其上
其開也此宅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
之出比宅花最遠傳云唐末有中官爲觀軍容使者花出
其家亦謂之軍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矣玉板白者單葉白
花葉細長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洛陽人家亦少有
余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問寺僧而得其名其後未嘗

唐相李藩別墅今寺中已無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

花忽於叢中特出緋者不過一二朶明年移在他枝洛人

謂之轉音枝花故其接頭尤難得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

白點如鹿胎之紋故稱曰尚珪宅今有之多葉紫不知其

所出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爲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花爲第

一魏花未出時左花爲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蘓家紅賀家

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花當時爲第一自多葉千葉花出

後此花黜矣今人不復種也牡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藥載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三

本草然於花中不爲第一大抵丹延以西及褒斜道中尤
多與荆棘無異土人皆取以爲薪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
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
草計有若今之異者彼必形於篇詠而寂無傳焉惟劉夔
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萬朶而已亦不云
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今越花不
及洛陽甚遠是落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風俗記第三

歐陽修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不有之

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爲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
爲市井張幕帟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坡隄張家園棠
棣坊長壽寺東街與鄭令宅至花落乃罷洛陽至東京六
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廸留守時始進御歲差衙校
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紫三數
朶以菜葉實竹籠子藉覆之使馬上不動搖以蠟封花蒂
乃數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
不佳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斲小栽子賣城中謂之山
篋子人家治地爲畦塍種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謂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三

之門園子蓋本姓東門氏豪家無不邀之姚黃一接頭值
五千秋時立契買之至春花乃歸其直洛陽人甚惜此花
不欲傳有權貴求其接頭者或以湯中蘸殺與之魏花初
出時接頭亦直錢五千今尙直一千接時須用社後重陽
前過此不佳也花之本去地五七寸許截之乃接以泥封
衆用軟土擁之以弱葉作菴子罩之不令見風日惟南向
留一小戶以達氣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用瓦亦
可種花必擇善地去舊土以細土用白麩末一斤和之蓋
牡丹根甜多引蟲食白麩能殺蟲此種花之法也澆花亦

自有時或用日西或用日未出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一
一月三二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
之法也一本發數朶者擇其小者去之止留一二朶謂之
打刺懼分其脉也花纔落便剪其枝勿令結子懼其易老
也春初既去蕪菴便以棘數枝置花叢上棘氣暖可以避
霜不損花芽他大樹亦然此養花之法也花開漸小於舊
者蓋有蠹蟲損之必尋其穴以硫黃簪之其傍又有小穴
如針孔乃蟲所藏處花工謂之氣窻以大針點硫黃末針
之蟲乃死花復盛此醫花之法也烏賊魚骨以針花樹入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其虜花輒死此花之忌也

卅丹記跋尾

右蔡君蕭之書八分散隸正楷行狎大小草衆體皆精其
平生手書小簡殘篇斷彙時人得者甚多惟不肯與人書
石而獨喜書余文也若陳文惠公神道碑銘薛將軍碣真
州東園記杭州有美堂記相州畫錦堂記余家集古錄目
序皆公之所書最後又書此記刻而自藏于其家方走人
於毫以模本遺余使者未復於閩而凶訃已至于毫矣蓋
其絕筆於斯文也於戲君模之筆既不可復得而子亦老

病不能文者久矣於是可不惜哉故善以傳兩家子孫

洛陽花木記

花譜載物產
茲不重錄

周師厚

予少時聞洛陽花卉之盛甲于天下嘗恨皆未能盡觀其
繁盛妍麗竊有憾焉熙寧中長兄倅絳因至東都謁告往
省親三月過洛始得遊精益名圃賞及牡丹然後信謂向
之所聞爲不虛矣會迫于官期不得從容遊覽元豐四年
予蒞官于洛吏事之暇因得博求譜錄得唐李衛公平泉
花木記苑尚書歐陽叅政二譜按名尋討十始見其七八
焉然范公所述五十二品可攷者纔三十八歐之所錄者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五

二篇而已其叙錢思公雙桂樓下小屏中所錄九十餘種
但槩言其畧耳至于花之名品則莫得而見焉因以余耳
目之所聞見及近世所出新花叅校三賢所錄者凡百餘
品其亦殫于此乎然前賢之所記與天下之所知洛之所
植牡丹而已至于芍藥天下以維揚爲稱首然而如洛之
所植其名品不減維揚而開頭之種殆不知也又若天下
四方所產珍囊佳卉得一於園館足以爲美景異致者洛
中靡不兼有之然天下之人徒知洛土之宜花而未知洛
陽衣冠之淵藪王公將相之圃第鱗次而櫛比其宦于四

方者舟運車輦取之于窮山遠徼而又得沃美之土與洛人之好事者又善植此所以天下莫能擬其美且盛也今撫舊譜之所未載得芍藥四十餘品雜花二百六十餘品敘于後非敢貽諸好事者將以待退居灌園按譜而求其可致者以備亭館之植云爾元豐五年二月日

獨樂園記

司馬光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若與衆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美

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鷓鴣巢林木過一枝鼯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宗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闕以爲園其中爲堂聚書五十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于宇下中央爲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爲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爲二渠繞庭四隅會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坎纜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菴沼北橫屋六楹

厚其墉次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置軒牖以延涼颺前
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爲百
有二十畦雜蒔竹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
狀若棋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爲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
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爲藩爰命之曰采藥圃
南爲六闌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
名狀而已不求多也闌北爲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
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構屋其上
以望萬安輶轅至于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多處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七

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群賢窺仁義之原採禮樂之蹟
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
所病者學之未至夫何求于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
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
縱目逍遙徜徉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
止無所泥耳目肺腸悉爲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
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咎
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己
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迂何得此君子自樂恐不

足安能及人况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強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文潞公先廟記

同上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於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爲所祀世數之差唐侍中不立私廟爲執法所糾太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五

宗命有司爲之營補以耻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析民事求生有所未遑禮頹教弛廟制遂絕宋興

蕪疲久而未講仁宗皇帝閱群臣貴極公相而祖禰食於寢儕於庶人慶歷元年因郊祀復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令雖下有司莫之舉士大夫以耳目久不經徃徃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皇祐元年天子宗祀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下禮官儒臣議定制度於是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請平章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三廟其餘器服儀範俟更參酌以間是歲十二月詔如其請旣而在職者違

謾相伏迄今廟制卒不立公卿亦安故習常得諉以爲辭
無肯倡衆爲之者獨平章事文公自奏立廟河南明年七
月有詔可之然尙未知築構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
長安訪唐朝之舊得杜岐公遺跡止餘一堂四室及東南
翼嘉祐元年始倣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門東廡以
實祭器西廡家譜齋坊在門之東庖厨在其東南外門再
重四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然以入輔藩未嘗踰時安處
於洛元豐三年秋留洛西始釁廟而始焉公以廟制大備
不敢作主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末唐周元陽議祀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堯

以元日寒食春秋分冬至致齋一日又以或受詔之四
方不常其居乃配古諸侯載木主之義作車奉神板以行
此皆禮之攸宜者也

佇瞻堂記

同上

元豐三年天子大饗明堂召河東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
潞國文公自北都入覲于京師以相祀事禮成天子以公
勤相三后克底隆休澤敷乎烝民功安乎廟祧復命公以
太尉留守西都於是公尹洛者三矣將行天子仍賜之詩
云西都舊士女白首佇瞻公洛人喜公之來榮天子之言

明年相與構堂于資聖佛祠肖公之像於其中名之曰竚
瞻又二年河南進士宋師中李徹與其鄉里士民之衆以
書抵光曰公再爲宰相三守洛都雖惠化徧天下靡有不
周而在洛爲多今吾人日灑掃茲堂而奉事之至于子孫
固不忘矣異時遠方之人有過茲堂而不知其所以然者
亦吾人之耻也子盍爲我書其事著於石以傳告無窮光
旣不得辭乃曰光僑居於洛已十有三年日聞士民之譽
公者如出一口敢問公之前後治洛其規爲施置如何而
得民心若是願條以告我得藉之以書衆皆曰公之爲政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早

其大者汪洋溥暢若花工之神膏雨之仁非吾人之所測
也其細者樵夫牧兒皆能道之又不足以盡公之美也姑
以吾人之所及者言之其簡而有節安而不擾乎抑又聞
之昔黃霸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及作相時人不謂
之賢謝安爲吳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及作宰相名振異域
彼皆才有所不贍故體有所不備而用有所不周能兼之
者其在公平乎光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光嘗學於史氏
觀自古爲人臣者或得於君而失於民或得於民而失於
君君非不悅也如民疾之何民非不愛也如君惡之何若

是者殆不可勝筭也至于事君以忠養民以仁惻然至誠積於胷中夙夜不倦悠久不渝晦之而益光隱之而益彰逃寵而寵不我捨避名而名常我隨若玉之在山珠之在淵擊鐘鼓於宮種草木於土達于上下而不可掩者彌百千年無幾人而已矣詩云樂只君子天子命之言得乎上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言得乎下也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言其上下得也上下不得者其惟禹稷與皐陶乎佐舜禹以皐民斯君賴之如股肱民依之如父母功盛乎一時名高乎百世公之德其近是乎不然何天子之寵光變蕃而不厭下民之悅服悠久而不忘若此其備乎衆皆曰然光曰然則請書此爲之說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蘇轍

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池築臺榭植草木以爲歲時遊觀之好其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高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澗澗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圃亭觀

之盛實甲天下若夫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數者也
李氏家世名將大父濟州於太祖皇帝爲布衣之舊方用
兵河東百戰百勝烈考寧州事章聖皇帝守維州十有四
年繕守備撫士卒精於用間其功烈尤奇李侯以將家子
結髮從仕歷踐祖父舊職勤勞慎密老而不解實能世其
家旣得謝居洛陽引木植竹求山谷之樂士大夫之在洛
陽者皆喜從之遊蓋非獨爲其園也凡將以講聞濟寧之
餘烈而究觀祖宗用兵任將之遺意其方畧遠矣故自朝
之公卿皆因其園而贈之以詩凡若干篇仰以嘉其先人
而俯以善其子孫則雖洛陽之多大家世族蓋未易以園
圍相高也熙寧甲寅李侯之年旣八十有三矣而視聽不
衰筋力益強日增治其園而往遊焉將刻詩於石其子遵
度官於濟南實從予遊以侯命求文以記予不得辭遂爲
之書熙寧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記

洛陽名園記

李格非

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最爲近闕而景物
最勝游者自其第東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則一園之景勝
可顧覽而得南渡通津橋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還右旋

花木中有百餘步走蔭樾亭賞幽臺抵重波軒而止直北
走土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謂之洞者皆斬竹文許引流
穿之而徑其上橫爲洞一曰土筠縱爲洞三口水筠曰石
筠曰榭筠歷四洞之北有亭五錯列竹中曰叢玉曰披風
曰漪嵐曰夾竹曰兼山稍南有梅臺又南有天光臺臺出
竹木之杪適洞之南而東還有臥雲堂堂與四景堂並南
北左右二山背壓通流凡坐此則一園之勝可擁而有也
鄭公自還政事歸第一切謝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年亭
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故透迥衡直闔爽深密皆曲有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三

與思

富鄭公園

董氏西園亭臺花木不爲行列區處周旋景物歲增月甚
所成自南門入有堂相望者三稍西一堂在大地間逾小
橋有高臺一又西一堂竹環之中有石芙蓉水自其花間
湧出開軒窓四面甚敞盛夏煥暑不見畏日清風忽來流
而不去幽禽靜鳴各誇得意此山林之景而洛陽城中遂
得之於此小路抵池池南有堂面高亭堂雖不宏大而屈
曲甚遠遊者至此往往相失豈前世所謂迷樓者類耶元

祕中有留守喜宴集於此

董氏西園

董氏以財雄洛陽元豐中少縣官錢糧盡籍入田宅城中
二園因蕪壤不治然其規模尙足稱賞東園北鄉入門有
栢可十圍實小如松實而甘香過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時
載歌舞游之醉不可歸則宿此數十日南有敗屋遺址獨
流盃寸碧二亭尙完西有大池由爲堂榜之曰含碧水四
面噴瀉池中而陰出之故朝夕如飛瀑而池不溢洛人盛
醉者走登其堂輒醒故俗曰曰醒酒池

董氏東園

環溪王開府宅園甚潔華亭者南臨池池左右翼而北過
涼榭復匯爲大池周圍如故故云然也榭南有多景樓以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四

南望則嵩高少室龍門太谷層峰翠嶽畢効竒于前榭北
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殿千門萬戶岩巖璀璨
延亘十餘里凡左太冲十餘年極力而賦者可瞥目而盡
也又西有錦廳繡野臺園中樹松檜花木千株皆品別種
列除其中爲島塢便可張幄次各待其盛而賞之涼榭錦
廳其下可坐數百人宏大壯麗洛中無逾者

環溪

劉給事園涼堂高卑制度適愜可人意有知木經者見之
云近世建造率務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壞唯此堂正與
法合西南有臺一區尤工緻方十許丈地而橫廣

廡回繚闌楯周接木映花承無不妍穩洛人目爲劉氏小
景今析爲二不能與他園爭矣

劉氏園

今門下侍郎安公買於尹氏岑寂而喬木森然桐梓檜栢
皆就行列其大亭有叢春亭高亭有先春亭叢春亭出茶
蘩架上北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泃湧奔激而東天津橋
者疊石爲之直力溜其怒而納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
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予嘗窮冬月夜登是亭
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廼去

叢春園

洛中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王凡園皆植牡丹而獨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星

名此曰花園子蓋無他池亭獨有牡丹數十萬本凡城中
賴花以生者畢家于此至花時張幙幄列市肆管絃其中
城中士女絕烟火遊之過花時則復爲邱墟破垣遺籬相
望矣今牡丹歲益滋而姚黃魏紫一枝千錢姚黃無賣者

天王院

花園子

歸仁其坊名也園盡此一坊廣輪臂里餘北有牡丹芍藥
千株中有竹百畝南有桃李彌望唐丞相牛僧孺園七里
拾其故木也今屬中書李侍郎方勅亭其中河南城方五
十餘里中多大園池而此爲冠

歸仁園

節度使出侯既貴欲極天下佳處卜居得河南河南園宅
又號最佳處得開寶宰相王溥園遂構之園既古景物皆
蒼老復得完力藻飾出之於是有意憑陵諸園之意矣園
故有七葉二樹對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然今泐堂其
北竹萬餘竿皆大滿二三圍踈筠琅玕如碧玉椽今泐亭
其南東有水自伊水派來可浮十石舟今泐亭壓其溪有
大松七今引水繞之有池宜蓮荇今泐水軒板出水上對
軒有橋亭制度甚雄侈然此猶未盡得王丞相故園水東
爲直龍圖閣趙氏所得亦大泐第宅園池其間稍北曰郊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吳

鄆陌陌列七丞相之第文潞公程丞相宅旁皆有池亭而

趙韓王園獨可與諸園列

苗帥園

趙韓王宅園國初詔將作營治故其經畫制作殆侔禁省
韓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
園池亦以扁鑰爲常高亭大榭花木之淵藪歲時獨廝養
擁篲負畚鍤者於其間而已蓋天之於宴閒每自吝惜宜

甚於聲名爵位

趙韓王園

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耳今洛陽良工巧匠批紅
列白接以他木與造化爭妙故藏歲益奇且廣桃李梅杏

蓮菊各數十種牡丹芍藥至百餘種而又遠方奇卉如
蘭茉莉瓊花山茶之儔號為難植獨植之洛陽輒與其
產無異故洛中園圃花木有至千種者甘露苑東李氏園
人力堪治而洛中花木無不有中有四并迎翠濯纓觀德

超然五亭 李氏仁
豐園

松栢樅杉檜栝皆美木洛陽獨愛栝而敬松松島數百年
松也其東南隅雙松尤奇在唐為袁象先園本朝屬李文
定公丞相今為吳氏園傳三世矣頗葺亭榭池沼植竹木
其旁南築臺北構堂東北曰道院又東有池池前後為亭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巽

臨之自東大渠引水注園中清泉細流涓涓無不通處在
他郡尚無有而洛陽獨以其松名 松島

文潞公東園本藥圃地薄東城水渺瀰甚廣泛舟游者如
在江湖間也淵映瀼水二堂宛宛在水中湘窟畫園二堂
間列水石西去其地里餘今潞公官太師年九十尚持杖

履游之 東園

自東園並城而北張氏園亦繞水而富竹木有亭四河圖

志云黃帝坐元滬臺郭璞云在洛納或曰此其處也 紫金臺張

氏

水北胡氏二園相距十許步在邙山之麓瀍水經其旁因岸穿二土室深百餘尺堅完如甍埴開軒窓其前以臨水上水清淺則鳴漱湍瀑則奔駛皆可喜也有臺榭花木率在二室之東凡登覽徜徉俯瞰而峭絕天授地設不待人力而巧者洛陽獨有此園耳但其亭臺之名皆不足載載之且亂實如其臺四望盡百餘里而縈伊繚洛乎其間林木蒼蔚烟雲掩映高樓曲榭時隱時見使畫工極思不可圖而名之曰玩月臺有菴在松檜藤葛之中闢旁牖則臺之所見亦畢陳于前避松檜攀藤葛的然與人目相會而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吳

名之曰學古菴其實皆此類

水北胡氏園

大字寺園唐白樂天園也樂天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是也今張氏得其半爲會隱園水竹尙甲洛陽但以其圖攷之則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其水其木至今猶存而曰堂曰亭者無復彷彿矣豈因於天理者可久而成於人爲者不可恃耶寺中

樂天石刻存者尙多

大字寺園

司馬溫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園卑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者數十椽屋澆花亭者益小弄

水種竹軒者尤小曰見山臺者高不過尋丈曰釣魚菴曰
採藥園者又特結竹杪落澹蔓草爲之爾温公自爲之序
諸亭臺詩頗行于世所以爲人欣慕者不在於園耳

獨樂園

洛人云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
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艱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予
嘗游之信然在唐爲裴晉公宅園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曰
百花洲名蓋舊堂蓋新也湖北之大堂曰四井堂名蓋不
足勝蓋有餘也其四達而當東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
於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池披林莽循曲經而後得者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異

梅臺知止菴也自竹逕望之超然登之修然者環翠亭也
眇眇重邃猶擅花艸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
其大畧如此若夫百花洲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
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羣峰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
又其不可殫記者也

湖園

伊洛二水自東南分注河南城中而伊水尤清激園亭喜
得之若又當其上流則春夏無枯涸之病呂文穆園在伊
水上流木茂而竹盛有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橋跨池
上相屬也洛陽又有園池中有一物特可稱者如大隕

梅楊侍郎園流杯獅子園獅子是也梅蓋早梅香甚烈而大說者云自大庾嶺移其本至此流杯水雖急不旁觸爲異獅子非石也入地數十尺或以地攻之蓋武后天樞銷鑠不盡者也舍此又有嘉猷會節恭安溪園等皆隋唐官園雖已犁爲良田樹爲桑麻矣然宮殿池沼與夫一時會集之盛今遺俗故老猶有識其所在而道其廢興之端者游之亦可以觀萬物之無常覽時之倏來而忽逝也夫

呂文

園穆

論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殺滄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五

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堦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爲邱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圃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而得然則各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爲而忘天下

之治忽欲退享此樂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王氏雙松堂記

晁說之

昔夏后初都陽城洛陽百里而遠成湯遷亳東踰洛陽五十里而近皆舍洛陽而不都周興武王定鼎郊郛厥後召公宅洛邑周公營成周其意盛矣而成王卒不果遷逮夫宣王中興自鎬之洛朝諸侯車攻之詩作焉宣王卒亦不果遷也至平王是遷而周衰矣是三代之盛所遷者氣象膠轳輪囷鬱然發而不施山含輝而餘秀川澄澗而輒潤草木得之異態日新其在風俗遷豫安舒夫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三

縉紳先生潛養之適也遠不勝道以近世三人者識之唐盧仝之隱不資當高少室之雄而逃在城闕之中草屋數間閉門絕軌者以歲紀論微韓愈殆莫知其賢哀帝時宰相楊之子疑式於學無不通嘗其父復以相梁不得志因陽狂一時終五代之賢者誰戮不保之際逸樂白首其中蓋有大過人者自慶歷來康節先生邵堯夫居天津之南獨明先聖之道卓然振千古之絕學天子嘗命之官不得辭而身不出公卿大夫樂從之遊而莫能名其器既死而名益高夫此三人者雖洛陽之宜也所謂

豫安舒之風蓋可觀已嗚呼各有帝王山川之勝而實宜
高人處士之奉■通四海九州之奏何其盛哉以故公卿
大夫功成得謝危樓傑閣水竹花卉之麗甲天下而不以
爲侈繩樞甕牖之生終日欣然亦自以爲得孰非所宜者
王君聖徒庭鯉世爲洛人躬築別墅建春門真植雙松以
見志因以雙松名其堂日與平生故人徜徉圖書壺觴之
樂四方之賓客如歸焉靡不適可且自嘆曰吾老矣恐不
得如吾松之壽也而吾之志則不可不著之異日於是懇
子文以記于石子因道古今之所以然者書之使後之遊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奎

金

重修河南府左街東白馬寺釋迦舍利塔記

李中孚

浮圖氏之教本西方聖人之教也迨乎東漢明帝時則有
若三藏曰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四十二章始流傳教
法至於中州是時廼卜府王城之東二十餘里建精舍度
僧徒創曰白馬寺中州之人奉釋氏者此自始厥後敬供
香火相傳魏晉隋唐而下迄于有餘歲不絕續五代之後

粵有莊武李王於寺東又建精藍一區號曰東白馬寺并
造木浮圖九層高五百餘尺塔之東南隅有舊碑云距一
百五十餘年至丙午歲之末劫火一炬寺遂與浮圖俱廢
唯留餘址鞠爲瓦子堆茂草場者今五十載矣往來者視
之莫不咨嗟而歎息焉噫天壤之間事之廢興何代無之
又奚足怪物極必反無何果有彥公大士自濁河之北底
此觀是邱墟徬徨不忍去一夕遽發踴躍特達心廼鳩工
造甃緣行如流四方雲會不勞餘刃而所費以辦因塔之
舊剪除荒理重建導浮圖一十三層高一百六十尺徘徊
界宇洞并龜頭一十五所護塔墻垣三重甘露井又立古
碑五通左右焚經臺兩所杈子并塔門九座下初修屋宇
二十八間門窻大小三十七座其餘不可具紀不踰年而
悉就所願天時物數若合符節焉於告成之明日丐中孚
以記其事中孚於莊武王係六代孫粗知其要義不當辭
是可書也嘗大定十五年五月初八日

元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壘

龍門記

薩天錫

洛陽南去二十五里許有兩山對峙崖石壁立曰龍門伊

水中出北入洛河又曰伊闕禹掛伊闕卽此兩山下石鏵
迸出數泉極清冷惟東稍北三泉冬月温曰温泉西稍北
岸河下一潭極深相傳有靈物居之曰黑龍潭兩岸間昔
人鑿爲大洞爲小龕不啻千數琢石象諸佛相菩薩相大
士相阿羅漢相金剛相天王護法神相有全身者有就崖
石露半身者極巨者丈六極細者寸餘趺坐者立者侍衛
者又不啻萬數然諸石像舊有裂斃及爲人所擊或碎首
或損軀其鼻耳其手足或缺焉或半缺全缺金碧裝飾悉
剝落鮮有完者舊有八寺無一存但東崖巔有壘石址兩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五

區餘不可辨有數石碑多仆其立者僅一二所刻皆佛語
字剝落不可讀未暇詳其所始今觀其創作似非出於一
時其工力財費不知其幾千萬計蓋其大者必作自國君
次者必王公貴戚又其次必富人而後能有成者然予雖
不知佛書抑闡釋迦乃西方聖人生自王公爲國元子棄
尊榮而就卑辱舍壯觀而安僻陋斥華麗而服朴素厭濃
鮮而甘淡薄苦身修行以證佛果其言曰無人我相曰色
卽是空曰寂滅爲樂其心若渾然無欲又奚欲費人之財
殫人之力鐫鑿山骨斲張元氣而假像於頑然之石飾金

施采以驚世駭俗爲哉是蓋學佛者習妄迷真先已自惑
謂必極其莊嚴始可聳人瞻敬報佛功德又參之以輪迴
果報之說謂人之富貴貧賤壽夭賢愚一皆前世所自爲
故今世受報如此今世若何修行若何布施可以免禍於
地獄徼福於天堂獲報於來世前不可見後不可知迷人
於恍惚茫昧之塗而好佛者溺於其說不覺信之深而甘
受其惑至有捨身然臂施財至爲此窮極之功設使佛果
夸耀於世其成之者必獲善報毀之者必獲惡報則八寺
巍然諸相整然朝鐘暮鼓緇流慶讚燈燈相續於無窮又
豈至於蕪沒其宮殘毀其容而蒼涼落莫如此哉殊不知
佛稱仁王以慈悲爲心利益衆生必不徇私於已而加禍
福於人亦無意於銜色相以欺人也予故記其畧復爲之
說以祛好佛者之惑又以戒學佛者毋背其師說以求佛
於外而不求佛於內明心見性則庶乎其佛之徒也

十賢堂記

吳澄

河洛之間四方之中也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固宜爲
聖賢之所宅周成王時營建東都以會諸侯周公大聖畢
公大賢俱以父師之重尹其民平王東遷遂爲王國晉夫

子亦嘗一至而未久留也由漢及唐名士大夫之居洛者不一而皆未若宋中世之盛蓋吾天子得靈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不得天子大臣之位道不行于天下而私授其徒然惟顏子曾子二人得其傳再傳而子思三傳而孟子孟子沒而傳者無其人夫子之道泯矣歷千數百年之久河南二程子出而孟氏之傳乃續同時邵子衛人也司馬公陝人也皆遷洛中張子秦人也亦以邵程之在洛而時造焉五賢之聚于洛周畢以來之所未有也洛人張順中多其鄉之有五賢又思程子之學其源肇於營道之周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美

而其流行于婺源之朱廣漢之張東萊之呂至覃懷許文正公尊信四書小學書以爲教而國朝士大夫始知有朱子之學帝制以十賢從祀孔子廟後學躍然有所興起順中白其父市地於洛城宣仁門之北構祠屋祀十賢以致嚴事之誠其次以邵周司馬張程朱張呂許爲序蓋以齒之長少時之先後定也來京師求文以記予謂順中庶士也有志尊慕聖賢之學可嘉也夫果能遵許文正之教而上達於司馬以行天下之達道循朱張呂之言而上達於程張周邵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實學也他日有光河洛其

不在斯乎若徒立祠以祀之則亦虛文而已道者人人所
同有聖賢者人人所可學其爲之也亦惟實用其力耳順
中勗哉

新建同文書院記

舊志作
退齋 失名

三代以前之王化實始北方兩間最盛之人文莫如中土
蓋天地旣分混沌而河洛首出圖書伏羲以此畫八卦以
前民神禹以此叙九疇而建極卜東瀝卜西澗周公定太
平六典之書觀太廟觀明堂孔子垂後代百王之法歷觀
往迹皆在中都况天下四書院之興亦必嵩陽之地而河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七

南二夫子者出又明洙泗之傳欲興斯文亶自今日豈但
紹列聖之道統實以培昌運之人才某生長中州宦遊南
夏每見江左斯文之盛實惟文公正學之宗精廬接畛之
相望文籍九州之徧滿不量微力小創精覺雖竊取義學
之名終未窵書生之志重惟東晉之末正氣久鬱於偏方
時有元魏之興文教誕敷於諸夏遐觀一時文物之盛綽
有三代庠序之遺天運雖往則有必復之幾地氣偶鬱而
無不伸之理推行斯道固係乎人聞竇諫議之建塾延師
爲燕山之雅望張橫渠之買田興學爲關輔之美稱雖於

諸賢無能爲役但此分內當爲之事願與天下共積其成
其有與乎將見君子聞大道小人蒙至治必有作者出爲
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

按同文書院爲元時溫格孟同薛友諒數輩所建見
後胡謚伊洛書院記退齋未詳何人

文遣使代祀武安英濟王記

穆雪

洛處乾之隅有屋巋然以廟祀武安王者今主上龍飛九
五內難並作神惚恍出沒戎伍聞以戡大亂首帥奏可詔
賚王封粵顯靈粵英濟予以答陰相之功也天歷再禩秦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記

庚

值魃虐延及洛旱旣太甚是維陝西憲相虞歲饑饉協恭
合謀走佯入告斬降德澤被剗祆凶上嘉納焉稽古以遣
使者咸秩山川與境內可以興雲致雨者神於是近侍臣
博樂普化具王之神於茲土者以聞監察御史阿臘和實
以惟良膺選仍謁襲元鬯寵承於十七年四月御前將命
賚繡幣逮秋八月十有三日乘傳自京師至祝涓吉得翼
日己亥奠於神所如舍菜禮旣事官福胙者諭守土臣洛
縣穆雪司錄聶國伯曰汝等居尹之右於斯盛典躬親目
覩焉宜刻石以示將來不惟有以彰聖天子祀神保民之

誠抑亦可以大神之所歆豔快輿人之觀感紀祠宇下千
載之希遇若夫所以維綱國家填衛社稷凡祚我元若忠
彼蜀漢者神其思之小臣阿臘和寶寧敢干黷於神也穆
雲百拜稽首曰唯博樂普化河南前少尹也政績載遺愛
碑茲不復書歲在己巳是月廿日記至順改元歲在庚午
秋九月望日立石

在今城西
北隅關廟

洛陽縣志

卷之十四

碑



